



▲3月下旬，喬葉（左）在北京東城區圖書館與讀者交流。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自去年底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以來，北京作協副主席、作家喬葉的長篇小說《寶水》登上多個文學好書榜單，不僅入選北京文化精品工程重點項目，也進入中國作協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」首批項目支持名單。這部小說從「冬—春」「春—夏」「夏—秋」「秋—冬」四個章節展開，如同一幅長卷將四時節序中的鄉村生活娓娓道來，在「寶水」這個既虛且實的村落裏，發散和衍生出諸多清新鮮活的新時代農村故事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



◀喬葉新作《寶水》去年11月出版以來已登上多個文學好書榜單。

跑村泡村 書寫新鄉土文學

喬葉：虛構寫作 抵達現實

「人到中年，離家鄉越來越遠，而寫作卻有回歸跡象。原來故鄉的根一直跟隨着我。」喬葉近日接受《大公報》採訪稱，無論是寫散文還是小說，她認為文學的本質都是感情。她不是「一個很老實寫散文的人」，從寫作時「如實供述」到「巧取豪奪」，作家借用小說強大的虛構敘事，反而能夠抵達真實。

充溢明顯的「故鄉」痕跡

《寶水》是聚焦鄉村、書寫新時代中國農村巨大變化的一部受到廣泛認可的新鄉土小說。小說裏，太行山深處的寶水村，正在由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。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嚴重的失眠症所困，提前退休後從象城來到寶水村幫朋友經營民宿，她懷着複雜的情感深度參與村莊的具體事務，以鮮明的主觀在場性見證着新時代背景下鄉村豐富而深刻的嬗變，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漸治癒，終於在寶水村落地生根。

一九七二年喬葉出生在河南焦作修武縣，師專畢業後做過「村小」（鄉村小學老師），因為熱愛寫作，不到三十歲就出了七本書，後來選調到河南省文學院當專業作家，近年又通過人才引進到了北京。離開故鄉二十多年，《寶水》裏仍充溢着「故鄉」的明顯痕跡，她給鄭州起名象城，老家焦作叫予城，象和予合在一起，就是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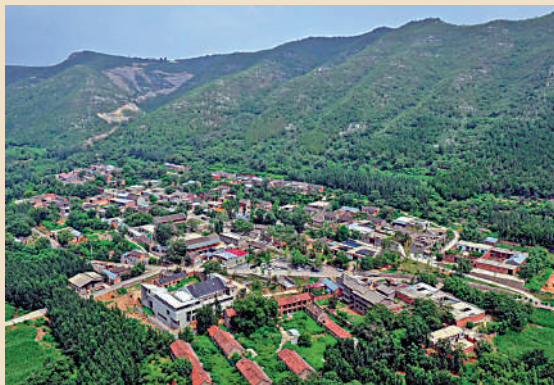
▲喬葉（中）在河南老家豫北修武縣大南坡村和村民聊天。受訪者提供

南的「豫」。小說裏的寶水村屬於懷川縣，懷則又取自老家焦作「懷慶府」的古稱。

喬葉稱，自己「敝帚自珍」地喜歡着《寶水》裏的這些地名。人到中年，離家鄉越來越遠，而寫作卻有回歸跡象，故鄉的根一直跟隨着她。「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複雜的『城鄉結核部』，我就挺想寫這種東西的。」對於喬葉而言，分析家鄉，不斷地盡最大努力去貼近它，構成了她現在寫作的動力。

蘊含無盡鄉村生存智慧

自從有了寫《寶水》的想法後，喬葉到各地採風時特別注意去看鄉村，她稱之為「跑村」，江西、甘肅、貴州、浙江等地的村莊都



▲河南豫北太行山裏的大南坡村。新華社

跑過，河南豫東、豫西的村莊也都跑過。「泡村」則是比較專注地跟蹤兩三個村近年的變化，如豫南信陽的郝堂村、老家豫北太行山裏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。

通過跑村、泡村，喬葉積累了大量鮮活有趣的素材，這些資料讓她這部三十六萬字的小說更可感可讀，其中尤以「鄉村生存智慧」讓人印象深刻。不同於「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農村」的說法，很多讀者感慨，在《寶水》裏，自己「活」不到第二章。

例如，在小說中「我」問秀梅去豆嫂家該拿什麼分寸的禮？秀梅建議就拎壺花生油，「這是天天要用的實在東西，村裏人不愛虛的」，送過去之後，果然很中豆嫂的意；因為柿餅不好消化，如果村民不想留誰吃飯，就叫他「先吃柿餅」來作暗示；而怕破費煙酒茶飯，凡有客上門，吝嗇的村民則不會問「吃了嗎？」而是問「還是不抽煙？還是不喝酒？又是吃罷飯來的？」來堵客人的嘴。此外，進村就要和人

打招呼，雖是說一些沒有啥意思的「廢話」，但又不說不中，因為在村裏「說了就沒事，不說就有事」。作者對鄉村生活圖景的觀察無微不至。

《寶水》裏面的「土味」表達也讓人回味綿長。「這是自家老牛拱自家麥秸垛，胳膊折了還是自家袖裏藏」「彎刀就着瓢切菜，這事也只能這麼辦」「你說羊毛輕吧？那也怕攪到秤上稱，一稱就有斤兩」「離了他這瓣蒜咱還不開席哩」等對話，讀完讓讀者像撿到散落民間無數俯拾即是語言寶珠。

「你信我，『騙子』就得逞了」

「我不是一個很老實寫散文的人！」喬葉向《大公報》透露，在寫作時她經常從別人身上「巧取豪奪」找故事，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個事她覺得挺有意思，就在小說中變換成第一人稱「我」，把別人的事或者別人講的事以「我」的口吻敘述。她指出：「當作者用『我』的時候，他就開始了一場『騙局』，而讀者選擇相信的時候，『騙子』就得逞了，甚至說『騙子』的技術越高明，讀者越高興，跟着小說中的『我』一塊悲喜。」

寶水這個村子既是虛構的，也是真實的。喬葉強調，強大的虛構反而產生真實。小說是虛構的，但不是瞎編亂造，儘管有一個虛構的外殼，但內部隱藏的是更大的真實，裏面裝的全是真的東西。對於小說家，虛構是權力，但也要把這個權力關在籠子裏，小心翼翼地使用它，不能把它亂放出來亂跑。如果利用不好，則就會失去這個權力。

四季結構打破「大場面」拘束

小說的結構設置，直接決定了其敘事架構。余華的《第七天》從「第一天」「第二天」一直寫到「第七天」，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分為三部寫了一個女人長達40年的感情經歷，遲子建的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則從上部「清晨」、中部「正午」、下部「黃昏」和尾聲「半月亮」，以及跋「從山巒到海洋」五個部分展開敘事。

喬葉說，寫作者和讀者看作品的要求不一樣，讀者不需要想太多，但是寫作者看到自己喜歡的作品就要去分析它的語言、結構。每個寫作者都有模

仿的階段。余華、王安憶、遲子建等內地作家的作品，是值得模仿的經典素材。

喬葉的《寶水》在結構上採用了「冬—春」「春—夏」「夏—秋」「秋—冬」的四季結構。喬葉說，小說結構一定要跟內容匹配，她也曾考慮過十二月的結構和二十四節氣的結構，但是寫大場面就「拘束」很多，四季結構則猶如房間的四個立柱，搭建起來內部空間更有彈性。

她還透露，寫作時自己畫了多張圖，開始時讓香梅家和村會計家是鄰居，後來故事推進發生了變化，就換一換不讓他們做鄰居。寶水村轉為文旅遊型的村莊，遊客肯定要來看景點，村莊和山西挨着，這就需要安排一些晉商的遺跡，比如一個規模不小的關帝廟，還有龍王廟、娘娘廟等設置，都屬於結構部分要考慮的部署。

方言讓小說更樸素動人

「年輕的時候寫文章，我知道我是個鄉下姑娘，就希望自己寫得很洋氣，看不出任何地域背景，也沒有河南方言，沒有任何土氣。」喬葉坦陳，一直人到中年，才發現自己寫小說的時候，故鄉就像根系特別發達的一棵大樹，它的根一直跟隨着自己，無論寫什麼總會回到那裏去。

提及河南話就是「這個中」，喬葉在小說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。寫長輩喜歡某個晚輩，就用「可景人」，景是景色的景，別有韻味；還有說特別緊要的時候，用「錦囊三關」；說人長得很漂亮，用「昭模施樣」，意思是長得像昭君和西施一樣美；說扯閒話，叫「扯雲話」，扯閒話就是東一句西一句，真的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飄來飄去，這個特別美。

而方言說出的道理，也更接地氣。《寶水》裏有一個關於封建迷信和傳統文化的討論。

趙先兒說村長大英是黨員，「嘴裏神來神去，可不大合」，大英回：「但凡能往好處歸攏的，那就是傳統文化。往賴處歸攏的，那就是封建迷信。神呀靈呀，咱們自古都有這些個說處，根子裏的由頭就是給人安心的。就好比說，求老天爺保佑今年有個好收成，磕罷了頭，那就不去種地啦？該幹的活兒一點兒不能少，不過是磕了頭再去幹活兒更踏實。意思就是這麼個意思。」諸如這樣的方言思辨，讓小說更加樸素動人。

帶着錄音筆「潛伏」

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認為，《寶水》是為目前寫新農村建設、寫鄉村振興的出色之作，喬葉實實在在「潛入了生活的深處，寫活了人物，寫足了細節」，對鄉村體認、體察工作做得縝密而細緻。作家如何與寫作對象打交道獲取更多信息？喬葉對《大公報》說，獲取資料的姿態特別重要，作家不能像記者一樣帶着錄音筆去採訪，而要將「錄音筆」變成「竊聽器」，「潛伏」在他們身邊，進入他們的「生活流」。

「我到村裏住的時候，他們都不知道我是幹嘛的。我告訴自己不要穿得特別華麗，而且盡量說方言，這種方式就會容易聊得開。」喬葉提到，如果有熟人介紹可能更好一點，但是熟人介紹時很容易說「她是個作家」，而她自己對作家身份很警惕，經

常隱藏作家身份，僅僅作為一個閒來玩的「無所事事的中年婦女」，然後還要「有點長舌婦」，喜歡聽別人講八卦，「這就是我在村裏的形象」。

在喬葉看來，作家走訪時可以帶着錄音筆，但是一定不要讓受訪者察覺，因為大家「對付」媒體都有一套，「如果鮮明地說我來採訪你什麼，他們很快就會語言變形，動作變形，就聽不到最真實的信息。」作家要把「錄音筆」變成「竊聽器」，「潛伏」在他們身邊，進入他們的「生活流」。

「獲取資料的最好姿態，就是盡量不要有姿態。」喬葉稱。



▲喬葉（左）和朋友在豫北老家的一斗水村裏走訪。受訪者提供



▶喬葉（右）和鄉村圖書館的老師烤火。受訪者提供